

陳鼓應注譯

莊子今注今譯

陳鼓應注譯

莊子今注今譯

中華書局

莊子今注今譯

陳鼓應注譯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通縣振興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9 印張·513 千字

1983 年 4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數 22,201—35,200 冊

統一書號：2018·300 定價：7.30 元



莊子像

(據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版《古聖賢像傳略》)

修訂版前言

先秦諸子的競起爭鳴，開創了我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。在儒、道、墨、法幾大學派中，莊子學派是道家的集大成者。它運用文學形式所表達的哲學系統之繁複性、詭論性，亦勝過其他各家。在文學上，莊子的獨特風格常為啓發後代浪漫主義創作的思想源泉。在哲學上，則直接激發了魏晉玄學及禪宗的思辯。中國哲學史上的主要論題和基本觀念，不少是引發於莊子。無疑的，在社會思想和人生態度上，莊子思想對後人亦起着深遠的影響——無論在消極或富有啓發的一面。

在一九五七年至六一年間，大陸學者曾對莊子哲學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有過熱烈的討論。近兩年來，又有不少文章發表。總觀各家意見，針對莊子哲學中相對主義的詭論系統方面所做的分析與批判，在概念釐清的工作上，有特殊的成就。但學者們普遍視莊周為「堅持沒落奴隸主立場」、「代表沒落貴族利益」的論斷，實有待討論。反之，「莊周家貧」（外物）「處窮閭阨巷」（列御寇）及其抗擊權貴的言論事跡，屢見於莊書。「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」（史記本傳）亦明載於史冊。

我於六十年代，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下，對莊子富有抗議性的言論及其突破儒學框架的思想視野發生興趣。我曾先後出版了莊子哲學和莊子哲學探究。由於我在臺灣大學開老莊哲學課程，認為有

對老莊原著作深一層研究的必要，因而從一九六七到七四年間，先後撰寫老子今注今譯和莊子今注今譯兩書。在參考資料方面，除了廣尋前人注疏之外，還盡力搜集祖國大陸出版的各種有關老莊校註釋的著作。現在，中華書局要出版本書，我很高興，它能在促進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上盡絀薄之力。本書僅是對莊子原著作所做的初步整理（這次再版，增加了一些資料，修改了個別的注譯），希望出版後，能獲得批評指正的機會。本書的臺灣版，在印刷上有不少訛誤。承中華編輯孫通海先生逐字逐句校閱改正，並將書名一一補加書名綫，如此細心費時的工作，萬分感佩，特此致至誠的謝意。

陳鼓應 一九八二年十月

前言

一、本書「注釋」部分化費的時間最多。經常爲了一個字、一個詞或一句話，查遍了古注而找不到恰當的解釋。注解之外，還要顧到考證校勘，例如大宗師篇「其心忘」，今本誤作「其心志」；「不以心損道」，「損」字今本缺壞爲「捐」字，古人依誤字作注，因而常附會其辭。「注釋」部分，我前後易稿多次。起初用白話文解釋，然而發覺今注容易把前人的見解混成了自己的意見。爲了表明今注有所根據，於是在後面又附上前人的注解。這樣除了達到解釋原著難句的目的之外，還可把歷代各家注莊的成績列示出來。但有時要確定一個注解究竟出自於何人之手，還須做一番查證的工作，因爲前人注書常互相因襲，把自己的意見和別人的意見混在一起而不加說明。例如清代陳壽昌南華真經正義，時而也有自己獨得的見解，但抄錄宣穎南華經解之處太多。宣穎的注解簡潔精到，很受近代人推崇，宣解中偶而也可發現和林雲銘莊子因注語相同處，進一步核對，可發現林宣之注受宋代林希逸口義影響很大，有時注文也直接引口義。這樣，要選注和標明出處，注釋一段原文往往要化上許多時間。全書就這樣牛步地工作了好幾年才脫稿。

二、本書的「今譯」依據「注釋」，並參考目前已譯成之中英文譯本，爲使譯文暢曉與切近原意，別人譯得好的語句我儘量採用。有許多地方與別人的譯法不同，乃是出於我個人對莊文之解釋觀點

所致。

三、本書所用莊子原文，為根據王孝魚點校的郭慶藩集釋本（世界書局影印本）。郭慶藩集釋收錄了郭象注、成玄英疏和陸德明音義三書的全文，摘引了清代王念孫、俞樾等人的訓詁考證，並附有郭嵩燾和他自己的意見。集釋原根據黎庶昌古逸叢書覆宋本，王校又根據續古逸叢書影宋本、明世德堂本、道藏成玄英疏本以及四部叢刊所附孫毓修宋趙諫議本校記、近人王叔岷校釋、劉文典補正等書加以校正。本書凡有增補或刪改原文時，均於「注釋」中說明。

四、莊書極為龐雜，而雜篇中尤為雜亂。為了明晰起見，將全書標上數字號碼以分節次段落。

五、本書注譯時，除參考古今校注外，還參考英、日文和大陸學者有關莊子的專述。本書的參考，只限於考據字義的解釋，這是據於學術上的需要，不涉及政治思想問題。

六、本書撰寫期間，值嚴靈峯先生先後印出莊子集成初編與莊子集成續編（藝文印書館發行），使本書在注釋工作上得到許多的方便。書稿出版之前，復蒙嚴先生閱正，甚為感謝。羅其雲同學幫忙校對，一並致謝。

陳鼓應 一九七四年於臺灣省臺北市

内 篇

目錄

內篇

逍遙遊	2	1
齊物論	2	三三
養生主	1	三三
人間世	3	九三
德充符	3	一〇六
大宗師	2	一四四
應帝王	1	一六七
		二一〇

外篇

駢拇	1	二二一
馬蹄	1	二四一
胠篋	1	二五二

在宥 二六九

天地 二九四

天道 三三六

天運 三六〇

刻意 三九三

繕性 四〇一

²秋水 四一〇

至樂 四四五

達生 四六四

¹山木 四九七

田子方 五二八

知北遊 五五七

雜篇

庚桑楚 五九一

²徐无鬼 六三四

43 3 4

則陽	六六七
外物	七〇一
寓言	七二七
讓王	七四三
盜跖	七七五
說劍	八〇五
漁父	八二五
列禦寇	八二八
天下	八五三

逍遙遊

逍遙遊篇，主旨是說一個人當透破功、名、利、祿、權、勢、尊、位的束縛，而使精神活動臻於優游自在，無掛無礙的境地。

本篇可分三節，首節起筆描繪一個廣大無窮的世界，次寫「小知不及大知」，點出「小大之辨」，接着寫無功、無名及破除自我中心，而與天地精神往來。第二節借「讓天下」寫去名去功，借「肩吾問連叔」一段寫至人無己的精神境界。篇末借惠施與莊子的對話，說到用大與「無用之用」的意義。

一

北冥^{〔一〕}有魚，其名爲鯤^{〔二〕}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^{〔三〕}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^{〔四〕}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^{〔五〕}。是鳥也，海運^{〔六〕}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^{〔七〕}。

注釋

〔一〕北冥：「冥」，通溟，訓海。近人劉文典莊子補正、王叔岷校釋舉例多本古書注引「冥」作「溟」。下文「南冥」之

「冥」同。

唐陸德明說：「『冥』，本亦作『溟』。《稽康云》：『取其溟漠無涯也。』」（《經典釋文莊子音義，簡稱釋文》）

明代釋德清說：「『北冥』，即北海，以曠遠非世人所見之地，以喻玄冥大道。海中之鷗，以喻大道體中，養成
大聖之胚胎，喻如大鷗，非北海之大不能養成也。」（《莊子內篇注》）

〔三〕 鯤：魚子（爾雅釋魚）。

明末方以智說：「鯤本小魚之名，莊用大魚之名。」（《藥地炮莊》）

〔三〕 鯨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：總點出「大」。「大」字是一篇之綱（林雲銘莊子因）。

〔四〕 怒：同努，振奮的意思。這裏形容鼓動翅膀。

宋褚伯秀說：「怒猶勇也。勇動疾舉，有若怒然，非憤怒不平之謂也。」（《南華真經義海纂微》）

清林雲銘說：「怒，即怒喝、怒生之怒，乃用力之意。」（《莊子因》）

近人馬敘倫說：「方言曰：『南楚之外，謂勉曰薄努。』莊子宋人，宋楚鄰，故亦用楚語。」（《莊子義證》）

〔五〕 垂天之雲：「垂」，猶邊（釋文引崔讓注）。

近人蔣錫昌說：「按說文：『垂，遠邊也。』俗書邊垂字作『陲』。《廣韻》：『陲，邊也。』此言其翼之大，有如邊天之

雲也。」（《莊子哲學逍遙遊校釋》）

〔六〕 海運：謂海風動（陳啓天莊子淺說）。

宋林希逸說：「『海運』者，海動也。今海濱之俚歌，猶有『六月海動』之語。海動必有大風，其水湧沸，自海底而起，聲聞數里。」（《南華真經口義》）

清王闈運說：「海運，今颶風也。」（莊子內篇注，在王湘綺全集內）

〔七〕天池：天然大池。

今譯

北海有一條魚，它的名字叫做鯤。鯤的巨大，不知道有幾千里。化成爲鳥，它的名字叫做鵬。鵬的背，不知道有幾千里；奮起而飛，它的翅膀就像天邊的雲。這隻鳥，海動風起時就遷往南海。那南海，就是天然大池。

齊諧者〔一〕，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〔二〕三千里，搏〔三〕扶搖〔四〕而上者九萬里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〔五〕。」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〔六〕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〔七〕。

注釋

〔一〕齊諧：一說爲人名（如司馬彪、崔譔、俞樾等）；一說是書名（如梁簡文帝，見釋文引）。當從後一說。下句「志怪者也」，「志」卽誌，乃說它是記載怪異的書。

近人林紓說：「既名爲諧，爲誌，則言書爲當。」（莊子淺說）

近人朱桂曜說：「諧卽譎也，亦作隱，文心雕龍有諧隱篇，以爲文辭之有諧譎，譬九流之有小說；漢書藝文志雜賦末，列隱書十二篇，蓋以其辭夸誕，於賦爲近。『齊諧』者，蓋卽齊國諧隱之書。」（莊子內篇證補）

〔二〕水擊，通水激。

馬敘倫說：「擊」借爲「激」，音同見紐，漢書賈誼傳：「遙增擊」，文選鸚鵡賦：「擊」作「激」，是其例證。」
朱桂曜說：「擊蓋通激。」淮南齊俗訓：「水擊則波興」，羣書治要作「水激」。水擊三千里，猶言水激起三千里也。」

王叔岷先生說：「一切經音義七八，御覽九二七，引『擊』並作『激』。李白大鵬賦：『激三千以颺起。』即用此文，亦作『激』。」（莊子校釋）

〔三〕搏（ ϕ 帛）：借拍。郭象本及通行本作「搏」。當依世德堂本作「搏」。後文「搏扶搖」同。

近人章炳麟說：「字當從『搏』，崔說得之。考工記注：『搏之言拍也。』作『搏』者形誤，風不可搏。」（莊子解放）
蔣錫昌說：「章說是。四部叢刊影世德堂本及御覽天部九風均作『搏』，可證。陸引崔云：『拊翼徘徊而上也。』蓋崔本亦作『搏』，故以『拊』釋之。」

王叔岷先生說：「釋文：『搏，一音博。』則字當作『搏』。趙諫議本、世德堂本並作『搏』。按：當依章、王等說改「搏」爲「搏」。

〔四〕扶搖：海中颶風，爲莊子所創名詞（張默生莊子新釋）。

陸德明說：「司馬云：『上行風謂之扶搖。爾雅：『扶搖謂之飈。』郭璞云：『暴風從下上也。』」

〔五〕去以六月息者也：乘着六月風而去。「去」，指飛去南海。「六月息」，卽六月風。「息」，謂風。六月間的風最大，鵬便乘大風而南飛。

按：「息」有兩種講法：（一）作休息、止息講，如郭象注：「夫大鳥一去半歲，至天池而息。」成玄英疏：「時隔半

年，方言息止。」（二）作風講，如釋德清說：「周六月，卽夏之四月，謂盛陽開發，風始大而有力，乃能鼓其翼。」息，卽風。「宣穎說：「息是氣息，大塊噫氣也，卽風也。六月氣盛多風，大鵬便於鼓翼，此正明上六月海運則徙之說也。」（南華經解）又如郭嵩燾說：「去以六月息，猶言乘長風也。」（郭慶藩莊子集釋引）按俗多從郭注，不妥，當依釋德清及宣穎等說。下文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」的「息」，正指「風」。

〔六〕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「野馬」，謂空中遊氣。「塵埃」，謂空中遊塵。「生物」，謂空中活動之物。此句，猶謂空中之遊氣，遊塵，以及活動之物，皆由風相吹而動（陳啓天莊子淺說）。

〔七〕則已矣，作「而已矣」。「則」，猶「而」（見王引之經傳釋詞）。陳碧虛（景元）莊子闕誤引文如海本「則已矣」作「而已矣」。

今 譯

齊諧這本書，是記載怪異之事的。諧書上說：「當鵬遷往南海的時候，水花激起達三千里，翼拍旋風而直上九萬里高空。它是乘着六月大風而飛去的。」野馬般的遊氣，飛揚的遊塵，以及活動的生物被風相吹而飄動。天色蒼蒼茫茫，那是它的本色嗎？它的高遠是沒有窮極的嗎？大鵬往下看，也就是這樣的景象。

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〔一〕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〔二〕，則芥〔三〕爲之舟；置杯焉則膠〔四〕，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，則風斯在